

梦回不老

◎ 徐城北 著

『肥肉』事件

张君秋的生命四季

关公怕曹操

敢说『舍我其谁』

一鸡三吃

自己『导』一把

电视跑单帮

『过把瘾』与『连成线』

按下葫芦浮起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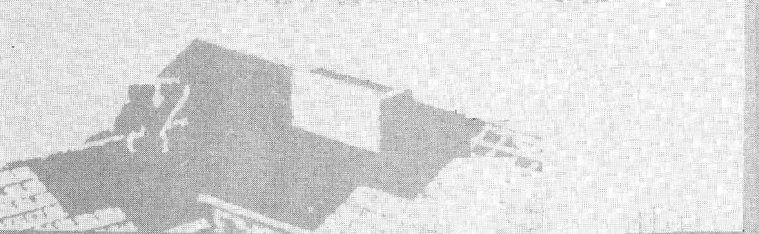


◎ 徐城北 著



m e n g h u i s a n b u l a o

梦回三不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回三不老 / 徐城北著. —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3.1

ISBN 7-104-01745-3

I. 梦… II. 徐…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89279 号

梦回三不老

徐城北 著

责任编辑: 郭媛媛 李鸣春

责任校对: 刘学青

责任印制: 冯志强

装帧设计: 海 洋

出版发行: 中国戏剧出版社

责任发行: 刘支京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 100086

电 话: 62110553 62127285 62137284

传 真: 62127285 62117283

电子信箱: fxb@xj.sina.net

印 刷: 北京世图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mm 1/32

字 数: 180 千字

印 张: 8.625

印 数: 1—10 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104-01745-3/I·690

定 价: 23.00 元

夢回三不走

苗子題



自序

题目就需要解释。

三不老，是北京的一条胡同，很短也极不出名，但我在那儿住了十三年。这十三年，恰是我生命火焰最为热烈的年份，每天出出进进，脑子里也不断思索着它为什么叫“三”，又为什么能“不老”。在我刚搬去的时候，曾向胡同中的老人打听这条胡同的来历——既称“三”，究竟是哪些“三”呢？因为与“三”相跟着的“不老”是很有“说辞”的，比如可以理解成“青春不老”、“诗情不老”等等。当然，这些都是我的杜撰与吃想，同时也太现代化了。我希望能找到一个古朴的说法，然后通过自己的写作和言行，让它“旧中出新”。我这个人，大概是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熏染太多的缘故，所以始终对旧东西充满感情，尤其是“文革”后调回北京，一头扎进中国京剧院，和那些经历磨难的老演员们厮混得不能再熟。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离开了父母的家，与妻子搬进这个小小的两居室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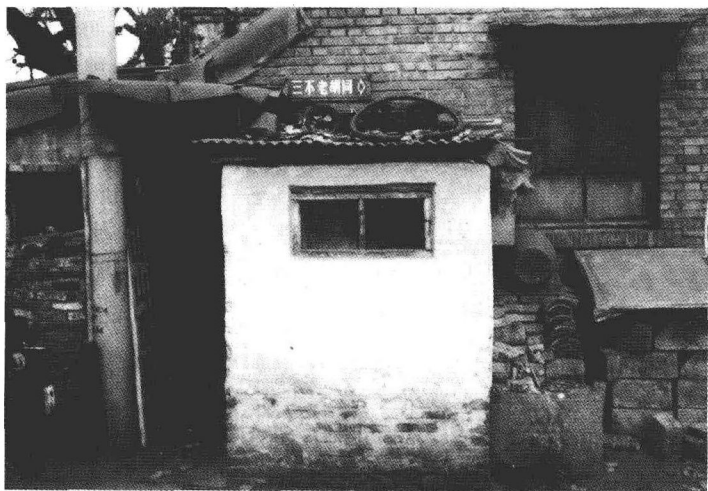
我很知足，也很有劲儿，决心此后独立地

三不老胡同

大千苦千年月了。以往寄居在父母家中，来的都是父母的老友，人家来主要是问（我父母的）病，“顺便”看我一眼，我总是个孩子，总也长不大。同时，我在京剧院新交的朋友，也不便到我多病的父母家打扰。我出去是个人，回家则是另一个人。这两个人相距太远，根本无法“重合”。

可惜打听三不老的事情十分不顺。这里是全国政协的一处宿舍，其中住着五六位全国政协委员，发如霜雪，大多是 50 年代就住进这所宿舍。他们中居然就没一位能回答我的提问。

失望。失望也没办法，于是我决定集中力量先干我的正业——研究京戏。我请上海的俞振飞先生给我的书房写了一块匾额“品戏斋”。为什么要麻烦俞先生呢？一因他辈分高，曾和梅兰芳、程砚秋同台多年；二是他的字还真下过功夫，拿得出去。我



是个幸运者，不远万里求了俞先生，还居然真求到了。我高高兴兴悬挂起来，于是这“品戏斋”就名正言顺地“开张了”。不久，“品戏斋”的专栏和专著也就次第问世——这是后话，不提。在求俞老“品戏斋”的同时，还求了老诗人艾青的一幅“三不老书屋”的匾额，只是屋子小，一间屋子不能挂两块匾，就收了起来。

还回过头说求索这三不老的内在含义。就在我无奈得几乎忘却的时刻，突然峰回路转——80年代中期偏后，台湾一个剧团来北京演出，在前门附近一家酒楼请客。在那儿，遇到了尊敬的侯宝林先生——我记得他，他当然忘记了我。我母亲“文革”中带我找过他，他家就在三不老胡同附近，是平房，光线暗。给我印象最深是，他嫌屋子里光线太暗，竟然在房顶正中开了天窗，不但安了玻璃，还在玻璃外边“支起”一块能折射光线的大镜子。侯先生每天会在不同时间注意调节屋里镜子的角度，所以不论什么时候，他屋里的“顶光”都非常明亮。此际的侯先生，已搬家到新落成的近郊楼宇当中，我和他聊起了天，无意间顺便说起这个三不老，以及到处求索而不得的故事。侯先生笑了：“你这是没找对人哪！要是早些找到了我——我把三不老的来历一说，这不就结了么？……”

原来，它原先叫“三宝老胡同”，政协这所宿舍在大明朝时，曾是三宝太监郑和的宅邸。下人称呼起他，不能直呼其名，就只能“三宝老”、“三宝老”地叫，这么着时间一久，胡同就变成了“三宝老胡同”。再往后，北京人说话太快，许多字给“叫白”了，也就是“走了音”，就变成现在的“三不老胡同”。

听过侯先生这番话，我愣了很久，就像京戏老词中说的“冷水浇头怀抱冰”。这么个“典故”实在拿不出手，算了吧，搬家搬到一个最没情趣的地界了。如果说，老北京诸如“臭粪场”、“屎壳螂胡同”的地名仅是粗俗，而现在的“三宝老胡同”就只

有封建，它根本无法“点石成金”了。

我叹息了许久，大约两三年后，才陡然又兴奋起来。那时我在报上见到一篇文章，题目似乎是《人类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我无意中阅读了它，其大意是——五千年的人类历史，大约走过了“口头文化”、“印刷文化”和“电视文化”三个阶段。我一“机灵”，马上对号入座。自己在京剧院工作，这是口头文化；自己不时又写些书，就进入了印刷文化；近两三年，自己时常往电视台跑，不是想再接触一些电视文化么？作为国家和民族，应该三种文化一起抓，这样综合的文化形态才平衡；作为个体的文化人，虽然进入文化领域都有固定的“入口”，但也不妨三种文化都抓一抓……

这样想过，立时激奋地马上把艾青先生那幅匾额找了出来。这一看，我觉得和这位诗坛泰斗还真有缘。他因为当右派，曾在新疆的石河子呆了二十年。我呢，受父母当右派的牵累，合适的工作不要我，不合适的岗位我不要它，尴尬了三五年后，我也跑到新疆塔里木河呆了八年……当后来艾老和我在北京认识之后，作为晚辈的我和他的共同语言自然就多了起来。

艾老的匾额还真“经看”——“三不老书屋”五个大字是从右向左，但下边的小字“赠城北 艾青题”便又从左向右了！古往今来，这么写匾的大概是独一份！如果换了传统圈子里的人这么写，旁人会笑掉大牙；但艾老这么写，至少是别具一格，其实更“新”得可爱！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今年秋天我都要退休了。我忽然想起这块“三不老”的匾额。前两个文化阶段我做了二十年，出版了六十本书，也可以说“告一段落”；自今年开春起，我在上海的东方电视台开了一个个人栏目“品戏斋夜话”，要做一年。这不是大摇大摆进入电视文化了么？我这个人的一辈子，始终都是以个人形态出现的。现在偌大的一个东方电视台，肯于接纳我一

个北方文化人的个人品牌，这应该说也是让我相当自豪的了。

既然“上”了电视这条船，就轻易不能下来。可以一年换一个地方，一年集中力量做一个崭新的题目。这样积累上五到十年，也积累上若干本叫做《电视品戏斋》的书，那么我自己人生的第三阶段，也就比较充实了。

以上，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与创意。本来是可以晚两年再写的。但想了想，现在早一些动笔也没什么。早些写出来，也是提醒自己更自觉，也可以让广大读者从更严格的意义上去监督我。

作 者

2002 年仲春

品戲齋

戲齋
奇峰

目 录

◎自序

梨园记忆

- | |
|----------------|
| 003…荒草森森 |
| 007…“肥肉”事件 |
| 010…范钧宏与“剧院作者” |
| 014…小试《碧玉簪》 |
| 016…初闯津门 |
| 019…荀宅花树 |
| 023…告别文学 |
| 027…汪曾祺与《一匹布》 |
| 031…翁偶虹与“三现四隐” |
| 035…与袁世海合作写书 |
| 042…张君秋的生命四季 |
| 045…印信与铆钉 |
| 049…西山红叶 |
| 052…我在中国 |
| 055…关公怕曹操 |

058…	为李世济写《武则天》
072…	歪打正着《孔雀裘》
075…	追忆“六子谣”
078…	三个师傅
文 坛 风 景	
087…	天女散花“报屁股”
089…	敢说“舍我其谁”
097…	幸遇“黄师傅”
101…	保值
104…	足音
108…	艾青·鱼化石
116…	三个手抄本 ——怀聂绀弩翁
120…	解读萧乾
130…	启功的“内功”
133…	刘海粟的“通感”
138…	走近侯仁之
142…	冰心的遗爱
145…	半个苏州人
148…	冷泉亭随想
151…	土菜
153…	古字
155…	廉泉
157…	湖海盟
159…	滚筒
161…	一鸡三吃

163…	“永”字八法
166…	收支平衡
169…	我亦有春秋
173…	“鲜鱼口”中的河
175…	老字号中捞一把
178…	占领制高点
181…	从《说园》到《戏品》
视界足痕	
187…	京剧电视剧断想
193…	瞩目“燕园”
196…	激活“国宝”
198…	自己“导”一把
201…	电视“跑单帮”
204…	南音北韵
208…	自制音配像
210…	六十岁才找到家
213…	移师苏杭
219…	从“屋”到“话”
221…	老字号春秋
224…	文化神游
228…	殊途同归
232…	内容第一
235…	竞争上岗
238…	电视品戏斋
240…	蔡澜做电视
243…	“过把瘾”与“连成线”

246…抓住大节奏

249…争相三不老

251…按下葫芦浮起瓢

255…2008 歇下来（代后记）

257…附：丈夫比我大六岁

梨园记忆

这是我一生工作热度最高、投入最大的一个时期。如今挑拣其中最重要的记忆，白描般淡淡写出，力求不动感情。是自己老了，还是距离远了？想不真，也说不清。写完搁置了一段时间，重新再看时却很激动。我激动自己这个“入口”很特殊——“文革”刚结束，我的苦难也刚告一段落，于是从农村“蹦”了起来，一下子进入了国家剧院！国家剧院也荒草连天，糟糕的是人心比荒草还不如。这真是京剧百多年来最困难的时刻！我艰难地行进着，一边走还一边想——京剧，依然在走它自己的路，一百多年它就七弯八拐地走过来了。我呢，三十多岁，但也从新疆、河北走进北京西郊魏公村的这个大院中。我的前半生，已经糊里糊涂地“没”了；我想把后半生走好，但魏公村大院就是国家剧院最终的归宿吗？如果有一天剧院走出了魏公村，试问我自己的路又在哪里？

荒草森森

1979年12月下旬，我急切走进北京西郊魏公村的解放军艺术学院大院。这里原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院址，其中有十多幢大楼。“文革”中该院解散，江青嫌中国京剧院在城里的地盘太小，一道令下，样板团便迁了进来。随后，房东歌舞团也占用了其中的一幢楼。如今，解放军艺术学院恢复建制，三家便“杂居”于此。

冬日的朝阳几乎不带丝毫暖气，满院荒草森森，大约是“三个和尚没水吃”的道理。范钧宏先生带着我“拜”了所有应“拜”的人，其中有院领导，有编剧、导演、音乐方面的前辈，还有偶然“撞”上的著名演员。我手头存有50年代中国京剧院新编剧目的戏单，他们的名字赫然在上！当初，我曾猜想过他们——一位位都应是风度翩翩、豪情天纵。可如今，李少春在哪儿？叶盛兰又在哪儿？如今整个院子都在森森的荒草中，我望着那几位被“撞”上的著名演员，均已不修边幅，说话也没腔没调的了。我私下问范先生这是什么原因，范讲能活下来就算幸运，那冤死的就没法儿说了……

百废待兴。剧院领导没给我分配具体任务，只说让我“先熟